

实力派作者秦小周演绎真实的娱乐圈秘闻史

秦小周 著

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It sucks.

You're gonna love it!

名声 在外



魑魅横行的媒体圈，她几经沉浮、挣扎求生，
终于懂得，生存法则之下，只有强大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铺天盖地的情人网，他步步紧逼，她逐渐沉沦，是真心还是假意？是深渊还是救赎？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秦小周 著

Welcome to the real world.

It sucks.

You're gonna love it!

名声 在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声在外 / 秦小周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399-8600-5

I. ①名… II. ①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0073号

书 名 名声在外
作 者 秦小周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沁颖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编辑 单诗杰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绘图 三 乖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版式设计 段文婷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600-5
定 价 29.8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 CONTENT

001 · 楔子

005 · Chapter 01
立夏

018 · Chapter 02
良心

026 · Chapter 03
厮杀

039 · Chapter 04
城池

057 · Chapter 05
入局

070 · Chapter 06
报应

085 · Chapter 07
调教

101 · Chapter 08
神通

117 · Chapter 09
重聚

130 · Chapter 10
春秋

144 · Chapter 11
空城

161 · Chapter 12
旧城

178 · Chapter 13
绯闻



190 · Chapter 14
公平

199 · Chapter 15
队友

209 · Chapter 16
阅历

220 · Chapter 17
捧场

232 · Chapter 18
赴约

242 · Chapter 19
输家

254 · Chapter 20
人情

264 · Chapter 21
主编

270 · Chapter 22
人间

282 · 番外一
散场

285 · 番外二
都别后悔

293 · 番外三
初见

295 · 番外四
胭脂如雪

298 · 番外五
野孩子

楔子

我在傅霓家大门外发微信给宁泽：你们几点到？

他回复迅速：很快，正赶过去。晚上我妈要见曼依，你一起来？

五月初，北方海滨，天气晴朗，湛蓝潮水裹挟着海鸥的鸣叫，散漫自由，听不真切。在松木块铺陈表面、占地庞大的双层独栋别墅外，我站了不知多久。初夏不暖，裸色伴娘装难以御寒，手臂已然冰冷，却仍旧不知道回复什么。

手机屏幕自动进入休眠状态，漆黑一片。

“阿白？发什么呆？里面都乱套了，新娘子恐婚症发作，快去帮忙安慰。”有人急匆匆赶来，推着我往里走。

穿过一楼熙攘的人群，二楼临时用作新娘房的卧室外面站满了人，个个神色焦急。

“小霓，开开门。”



“现在不是使性子的时候……”

“你要喝点什么吗？”

“需要我们叫谁过来……”

看到我，一直焦急喊话的人止住声音，求救地看过来。

我敲门：“傅霓，我是苏白。”

静默了几秒，门开了。

傅霖穿着黑色礼服，干净白皙的脸上闪过一丝如释重负，跟里面说：“都出来吧。姐，苏白来了。”

房内伴娘、化妆师、造型师跟随傅霖依次离开，我进了新娘房，转身合上门。

海平线上，阳光从朝南的落地窗肆无忌惮地铺洒进来，实木的地板折射出自然通透的光线。屋子里散落着各色礼服、珠宝、首饰、水果和颜色鲜艳的喜糖。

梳妆台前，雪白缎面、手工刺绣、华美精致，傅霓穿着堪比一辆名车价格的婚纱，从镜子里看着我，脸色比衣裙更加苍白：“我看起来怎么样？”

“很漂亮。”我上前，帮她整理头纱，“新婚快乐。”

新娘突然抓住我的手，冰凉：“阿白，我有没有做错？”

我顿了顿：“没有。”

即使错了，也不能在此刻回头。

“你确定？”傅霓的手放松下来，身体似乎无法支撑繁复的盛装。

“确定。”此刻确定与否，又有什么重要？我带着傅霓转身，按着她坐下来，“重要的是，你爱钟平，你一直期待这一天的，不是吗？”

“是的……”傅霓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似乎冷静下来，自嘲道，“我总在问自己，是不是，太心急？”

“你从来都不耐烦等待。”我拿出一块糖，“要不要吃？”

她笑起来，摇摇头，低垂的眼睫阴影浓密，遮掩心事，无名指上晶莹的钻石闪烁，傅霓神色坚定：“结了婚，一切就都好了……”

房门被敲了几下，傅霖声音平静：“姐，宾客到了。”

“你该准备了，今天是你的大日子。”我打开门，“都进来吧。”

新娘团感激不尽，急匆匆与我擦肩而过。傅霖站在原地，顿了顿，说：“谢谢。”

“客气。”

“来了，来了，接亲的来了。”门外一群人大呼小叫。

傅家的十几个姻亲姊妹涌入，嚷嚷：“钟平的车到楼下啦，快快快，挡门的姐妹们练起来！”

忙乱中我被元熙抓住手臂，组成人墙。

外面是男人们的哄闹，钟平敲门，笑：“小霓，开门！”

傅霓一袭白衣，站立在欧式卧室中央，神色紧张，不像是待嫁，仿佛要去对战即将淹没雅典城的波赛冬。

造型师不放弃最后一点时间，整理着傅霓鬓边的头发。屋里一群女人叽叽喳喳，傅霓的表妹唐翘首先发难：“小霓是谁？”

钟平被兄弟们簇拥着，声音带笑：“是我老婆。”

他人笑：“嫂子快开门。”

里面笑：“哪那么容易？”

门外躁动，门内嬉笑，你来我往，有问有答，比主角更要热闹。

自然要开门。

良辰不容错过，美景怎能辜负，丰厚的红色信笺已然呈上，柔软的姿态也已做足。女人孩子们还在嬉笑矜持，男人孩子们却早迫不及待。礼数尽到，便生了原始的蛮力，抢夺的欲望，毁灭界限的放肆。

不知是谁，一声令下，男人们兴奋地破门而入，女人们喧闹着半推半就。

礼成如戏，傅霓被钟平牵出门的时候突然回头，却被头纱遮住了眼睛。

我匆忙上前，想为她整理，却被拉住手臂。人潮迅速离去，偌大房间，宁泽笑：“曼依在新房等，正发愁晚上穿什么，你们过会儿见面，能否给些意见？”

我收回手臂，往外走：“好。”



宁泽跟上来：“我妈问你晚上想吃什么。”

我停住脚步，转身：“抱歉，晚上我不过去。”

“这怎么行，阿白……”

不理睬宁泽的呼喊，我拎着裙摆，飞快下楼。心慌意乱，正和一个上楼的人迎面撞上。

高大英挺的身影笼罩，男人低着头打量我，声音玩味：“苏白？”

我退后，呼吸不稳：“哪位？”

“不认识了？”那人笑了一下。

“抱歉，我还有事。”我匆忙离开，不理睬任何阻拦或挽留。

刚到室外，手机里进来一条短信，对方问：考虑得如何？

太阳过于明亮，我恍惚片刻，笑了一下，快速回复：如您所愿，我退出。

Chapter 01

立夏

 [这下好了，断个干净利落]

一年后。

又是五月，离开家，重新回到北京。

初夏，难得晴朗，空气里都是勃勃的生机。

拖着行李箱，出了电梯，顶楼。阴凉的楼道里，紧闭的门前，冰凉的手指在手袋里摸了好一会儿，才摸到温热的金属钥匙。半个月来的兵荒马乱，让人来不及细想。

门里传来电话的铃声，我整整力气，开门，脱了鞋子，在铃声消失前接起电话。

父亲的声音透着不安：“我看时间你该到了，想着怎么还没人接电话。”

“手机没电了，在楼下超市买东西耽误了点时间。爸你什么时候能掐会算了，时间掐这么准？我妈呢？”



我的揶揄多少缓解了父亲紧绷的情绪。

“她在南方昆剧院的学生从杭州回来，请她出去吃饭了。平安到了就好。坐了半天的车，你也累了，洗个澡。我在你行李箱里放了红烧小排骨，你下面条的时候放一些，剩下的冻在冰箱里，天热了，容易坏。今天早点睡觉好好休息。”

我轻声应着，他仿佛还想说些什么，终究是没开口，叹息着说了再见。

放下电话，靠在沙发上，窗前大片清亮的阳光铺洒在地板上，温暖安逸。

接连几天的惊心动魄，终于平静，却只觉得心头空空荡荡。

头脑昏沉着，但睡不着，只是迷糊着。偏偏这时候，门铃响起来。身上疲惫得都不想动弹，可按门铃的人有比我更坚强的意志力。

无可奈何，晃悠悠地起来，监控镜头里是邵云斐似笑非笑的脸和他身后白金汉蓝张扬的路虎。

我拿着话筒，一瞬间不能确定是不是要给这个人开门。

可就在此时，听筒里，年轻男人的声音传过来，不慌不忙：“苏白，开门。”

我没有反应。

男人轻笑：“隔着十几层楼，我都能听见你喘气的声儿。”

怔忡些许时间，机械地按了开门键。

那人上来还要好一会儿，我回身打开行李箱，拿出密封盒子里满满的小排骨，趿着拖鞋，到厨房找出挂面，烧水。

公寓的门没锁，邵云斐进门，换了鞋，进厨房，问：“什么味啊，这么香。”

我困累交加，不想说话，可这人又是得罪不起的，只好侧侧身，让他看我手里的小排。

他啼笑皆非：“不是吧，苏白，今天立夏，按理要吃冰凉消暑的，你怎么是三九天的吃法？”

我心里闷得慌，这会儿更受不了他挤对，强压着：“你来什么事？”

“没事，我就是算计着你该回来了，来看看。”

“现在都看见了，就请回去。”我身上累，不想要应付他。

“别啊，这么大太阳，你就狠心我这么来回跑？”邵云斐没在意，笑道，“我特意给你送消暑的来了，老太太煮了莲藕荷叶汤，最应节气。”

“直接从你妈那里过来的？”邵家老太太的手艺我是有耳闻的，做顿饭厨房不让她烧了就不错了，这汤多半是他们家阿姨的杰作。

“嗯。我姐回来了，本来留我吃饭，我惦记你，就打包带来了。”

邵公子说肉麻的话从来不当回事，好在我早已过了听一句情话就耳热心跳的年纪。

面条出锅，给他也盛了一碗，我说：“就在我这儿吃吧。”

其实并不需让，邵云斐早已经入了座，摆好了碗筷，我在他身边坐下。荷叶汤是保温杯带过来的，就没再热。

我低头，挑着面条，吃得很慢。

邵云斐提着筷子，却没往嘴里送，抬眼似笑非笑地看我。

我纵然忍着，可被这么盯着也心烦，嘴里只觉得汤咸，于是起身找水杯喝水。

身后传来邵公子不缓不急的声音：“行了啊，苏白，这几天折腾得还没够？你这人都回来了，脸还不开晴？”

我没转身：“不知道你说什么。”

邵云斐调笑着加了说话的力道：“你这心神不宁的样子，是惦记医院里躺着的？还是惦记着陪护的啊！”

我面无表情，慢条斯理地接了水喝。零度的、冰凉的水划过五脏，微微刺痛，心里却越发平静。

放下玻璃杯，我转身，冲着年轻好看却也残忍得肆无忌惮的男人：

“邵公子，你要没事，就请回去。”

“这就撵人了？”邵云斐嘴角微挑，拿出纸巾按了按本就十分干净的嘴角，站起来，没往外走，相反的，却稳稳当当地，一步一步地靠近我。

我控制不住全身上下那股冰凉的恐惧，每一寸肌肤都在挣扎着想要



逃开这个人，可却无能为力。经验告诉我：逃了只能更惹怒这个人，而我，没有惹怒他又全身而退的资本！

所以，每一次，就只能这样，任凭整个身体被这个人的阴影淹没，一丝不得动弹。

邵云斐抬手，捏起我的下巴。力道不大，我却被迫抬头，呼吸他身上灼热的气息，没有半点反抗——反抗也没有用，而且，也反抗不了。

只能别开脸。

“我累。”这算是求饶。

刚刚跟他耍脸色，现在已经后悔。总是做一些不自量力的挣扎，明明没有精神也没有能力和他缠斗。

求饶是最好的方法。这种大少爷，一向吃软不吃硬。

不过今天的邵公子却没那么容易糊弄，他语气里突然横亘进来一丝不耐：“也不是让我累着的，跟我求什么饶？”

我心头一疼，瑟缩了一下，整个身体被这个人强硬的手臂圈在怀里，盛夏一般炎酷的气息切近，带来的是被迫融化的寒战，以及灼痛的记忆。我闭上眼，避免被打横抱起来的天旋地转。

脊背陷进床铺的时候，身上压力骤减，我仍怀着侥幸，喘着气撩起眼皮，迎上来的却是绍云斐刚刚单手抽下来的领带，眼前黑暗一片，全身感官瞬间放大，我惊叫出声。男人俯身，轻笑的气息流连在我耳边：“这么些天没见，苏白，咱们玩个有意思的。”

假期还有一天，我一觉睡到中午，迷迷糊糊睁开眼睛，浑身酸痛得无法移动。阳光透过鹅黄色的窗帘，耀眼夺目。

身边早已经只剩下冰凉的床铺，我不意外，脑子却反应了好一会儿，才知道自己不是自然醒，手机在床头响个不停。

接起来，是傅霓有点虚弱的声音：“你去我家一趟，帮我拿点东西。我住院了，别让其他人知道。”

放下电话，忍着酸痛起了身，匆匆忙忙洗澡。

我抬头，浴室的镜子里，年轻的女人和我漠然相望，湿漉漉的黑色

长发，苍白的脸，颈肩斑驳的樱红痕迹，茫然无措的眼神……

如此无害温驯的人。

唯有红唇溢出一撇嘲冷的笑。

自作孽，即便活着，也是苟延残喘。

“唰”一下放下镜套，眼不见，心为净。

简单收拾一下，拿了钱包，我开车到傅霓西五环外的小别墅。

拿钥匙开了门，巨大的落地窗前，透亮的太阳光，整洁依旧，却是浓重的灰尘味道。窗前的西府海棠都凋谢了，散落一地的枯萎花瓣，略带些粉白颜色，好似斑驳了的点点血滴。

我到二楼收拾了一些傅霓的换洗衣物、日常用品，找了个皮箱拎下来。楼梯边的小黑板上用橙色吸铁石压着一张便条，男人沉静的字迹，有条不紊——

小霓：

东西我都收拾好了，6号的飞机，你那时大概还没回来，咱们就不见了。浴室的喷头换过了，还有一个备用的我放在楼上储物柜第三个抽屉里。海棠一周要浇一次水，要不就送回爸妈那里吧，他们能好好照应。

钟

我心里嗤笑，看了手表，22号，半个月了。写了这些，却放在这里，给谁看呢？

我把纸条撕下来，带到医院给傅霓。

傅霓没穿病号服，却也是一身雪白，坐在床沿上，挽着头发。看了纸条，她随便笑一下，放在床头，上了床，掖了掖被子，盖好。

我坐下来，削一个苹果给她。

“怎么弄成这样？听说第一个孩子保不住，很伤身体。”

傅霓摇摇头，示意我她不吃，说别人的事情一般开口：“看来是没缘分，我在医院做了两次预约都没狠下心，下决心要了，去药房拿安



胎药却出了事。好在司机没跑掉，把我送来了医院，要不就一尸两命了。”

我拿她无可奈何，这样的事情到了她身上竟然好像手指上划了一个半毫米的伤口一样平常。

“什么时候发现有的？”

“上午从民政局出来，晚上就吐个一塌糊涂，你说巧不？”

“你不打算和他说？”

“怎么说呢？本来还怕拖拖沓沓的，这下好了，断个干净利落。”

傅霓说这话是再平常不过的口气，可我不知她要在心里压下多少恨和委屈，才能用这样清淡的口气讲这种话。

年轻的护士推门进来，给傅霓量了体温，嘱咐：“别说太多话累着。”又拿出本娱乐杂志，“闷得慌就看看这个，电脑手机什么的都太伤神。”

花花绿绿的杂志上，标题醒目——

传赫曼依与宁泽因分手大打出手，女方重伤住院

我看着，眼神动不了。

护士推着车子出去，带进来一股子的消毒水味道，更让我心烦，怎么这些天闻的都是这个味道？

哦，是了，这是医院啊，可不都是一个味道？

我脑子有点发沉，依稀间似乎又回到几天前刚离开的地方，一些模糊的人影和抽泣让我觉得有点窒息。

“听说你前几天又回家了？”傅霓也看到杂志封面，随手拿过来，不着痕迹地扣过去。

“嗯。”

“你这才回来北京两三个月，怎么又回去？宁泽的事？”

“哦。”深吸口气，强打精神点点头，我这来探病的人倒显得比她更神情恍惚。

“真不好意思，让你从家里的医院出来，回来还是在医院。”傅霓没安慰也没评论，倒说了这么一句。

“胡说什么呢。”我道。

“这事现在可是大笑话了，他现在就算想分手也不成了。”傅霓翻了翻手边的娱乐杂志，“真想不到，曼依那个性子，竟然做得出自杀这种事。”

“不是自杀，失足掉下楼梯。”我平静地说。

傅霓停了停，问：“阿白，我想不明白，你这次回北京，到底是想做什么？”

我想了半晌，随口说：“还能想做什么，出人头地啊。”

“出了校门就有独立的节目主持，然而说撒手就撒手了。”傅霓整整被子，躺在床上，“你要是看中出人头地，去年就不会离开北京。”

我有些出神：“除了你，大概没有谁这么想我了。”

“那到底为什么？”

“……想活得容易点吧。”

“北京生活容易？”傅霓笑起来，说起别的事，“前阵子碰到邵晓枫，她说你和他们家老二走得很近？”

“这都哪儿跟哪儿。”我手指微微攥紧。

傅霓看着我：“她说邵云斐为了你，跟金台谈借调的事，直接把你的档案从地方调到台里，还说要让你给路爱新接的节目做主播。”

“路爱有自己的节目了？怎么没听她说。”我问。

傅霓笑：“别打岔。”

我也笑笑：“邵公子？高攀不起。”

“我猜也是。”傅霓嘴角翘一翘，“邵云斐的花名册可以结集出版，你爱惜羽毛多年，怎么可能轻易就范？”

“倒没有那么清高。”我划开手机，“你这阵子就在北京？”

“……过几天回大连住一阵子，春拍结束了，也没什么事。”傅霓的眼神飘忽了一下，“北京的夏天，太热了……”

告别傅霓，出了医院，阳光明媚，却照得我阵阵发冷。



不知怎地，突然想到，女人可真傻。

爱的，恨的，和的，离的，要纠缠一辈子的，要断得干净利落的，不一定能达到目的，最后却都跑到了医院。

这是什么好地方呢？

去停车场开车，刚坐进车里，手机响起，一条微信：恭喜，苏主播。

来微信的是赫曼依的经纪人詹巧丽。

我疑惑，怔忡片刻。

她的下一条微信很快进来：才回北京就有这样的资源，手段见识了。但苏主播也别高兴太早，曼依虽然还在医院里，以后江湖相见，我们自然加倍小心。

我蹙眉，微信回了几个字：您什么意思？

她那边还没回话，路爰这边电话进来：“阿白？《不服来战》台里确定给我了，有没有时间到台里聊聊，金台想见你。”

我顿了顿，问：“聊什么？”

“还能聊什么？”路爰笑一声，“自然是主播的事情。”

我顿了顿：“不是已经定了曼依？她跨界做主持的新闻稿都发出去了。”

“人还在医院躺着，节目马上录制，等不得了。”

我想了想，又问：“曼依退出，应该有不少人竞争主播这个职位吧？”

“对。”路爰回答得坦诚，“我和金台，加在一起，至少收到过七八个经纪人的问候，人手一个天后或者一线小花。”

一线？我笑笑。我不过曾经在这个圈子里混了一两年，从来算不上大红大紫，有什么资历和这些人精竞争？

“想来也是，我就不讨那个没趣。”

“别，阿白，你尽快来。”路爰有话没说，但是态度坚定。

我眉头一动：“路爰，我有一年多没有曝光了。”